

无风竹自凉

谢光明

皖南山区多毛竹。站在山巅远望,竹海茫茫,像一张厚实柔软的绿毯,覆盖着层层叠叠的山岭,一直绵延到天际。山坳里,星星点点的小村庄被翠竹环绕,花窗与马头墙边枝叶晃动,诗情画意,油然而生。

牯牛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牯牛湖畔,有一大片毛竹林,相传为善庆禅院僧侣所植,至今已有数百年。碎石与木板铺成的小径,在竹林中蜿蜒伸展,曲径通幽。每逢夏季,总有不少人来此乘凉游玩。因工作关系,我在保护区待过几年。牯牛湖四周的牯牛大岗、大历山、骆驼峰、莲花峰等高山,海拔均在千米以上,挡住了山外的暴风骤雨,营造一方风平浪静的港湾。湖畔的小木屋更是静谧清幽,不受尘嚣侵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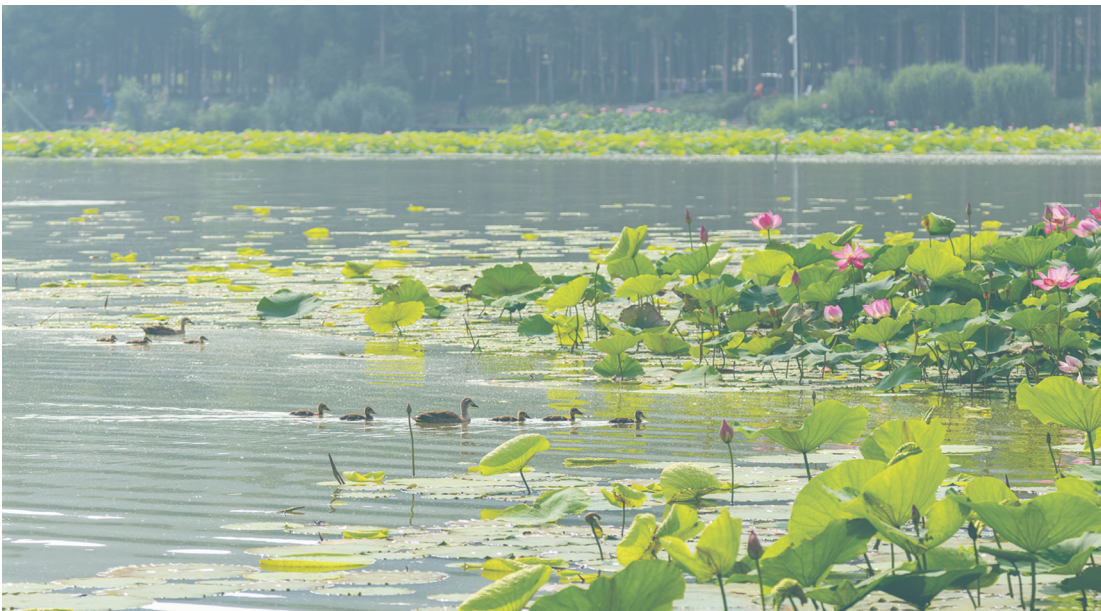
竹子多数时候是安静的。竹梢一动不动,仿佛被湖中的烟水雾气黏住了。竹叶低垂,不躁不扬,绿得发暗。夏天的凉意,便从这片暗绿里生出来——从竹子身上渗出来,从地底深处的竹鞭里升起来。人站在竹林里,无须摇扇,凉意自会寻到你,沁入你的皮肤。凉,是竹子的气场。竹林里的土地是凉的,石头是凉的,落在竹叶上的阳光被滤去了燥热,也是凉的。

小孩子贪玩,在湖畔竹林里追逐嬉闹,坐不住,到处跑,捡竹枝、敲竹竿,弄得满头大汗。外面的暑热是赶不走的,大人便躲在竹林荫凉处。凡事有利有弊,竹林虽凉,蚊虫也跟着进来,于是有人用太阳帽扇,有人拿手里的杂志扑,或折一根枝条驱赶。风太直接,固然能吹跑热气,却也容易把人的注意力吹散,一旦停下,反觉得更热。

我常一个人躲进竹林。工作不顺利,想回城市里去,心里烦闷,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待着。我坐在石头上,竹子站在我身旁,我们都不说话,就这样它看着我,我看着它。其实待不了多久就要走,毕竟竹林再好,也比不过空调房舒服。

现在想想,并非竹林不如空调房。竹林的凉是天然的,空气也是清的,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——心里装的东西太多,走到哪儿都带着,竹林的凉意根本进不去。就像一个人捂着耳朵,再美妙的音乐也听不见。后来明白了,便劝自己不要着急。着急要有风,着急要有变化,着急事情马上变好。不急了之后,才发现很多东西本来就在那里。竹林可以用来分享,也可以用来逃避;可以用来内省,也可以用来沉淀;可以让人忘记自己,也可以让人找回自己。我靠在一根竹子上,竹身光滑,带着微微的凉意,透过衣服渗到背上。头顶的竹叶轻轻相碰,发出几乎听不见的声响。没有风,但我已不觉得奇怪。凉意并不需要风来运送,它就在这里;安静也不是没有声音,有声音也可以安静,有热度也可以感到凉。当心和这片竹林走在同一个节奏上时,燥热便自然消散了。

夏天,竹子自身在散发着凉。人来了它在,人走了它也在。真正的凉是自找的,是从内里生出来的。内心安静,凉意自然就有。在竹林里走走停停,脚踩在干枯的竹叶上,发出细细的碎裂声,这声音在安静的林子里,反而让人觉得更静了。看着竹子,会觉得它们是一群不说话的人,站了几十年,看过很多事。它们不需要风来证明自己凉,它们自己就是凉的。人应该也如此——人一静,心就清了;心一清,凉意便来。就像竹子那样,根扎得深了,无风自凉,自然活得舒服。



荷塘涟漪 张成林 摄

嗦粉

李佳静

榕湖最先醒来,碧玉般的江面已滴起千丝万缕的雨丝,沿着手机导航指示,甲天下的桂林米粉就在不远处。

墨色的碗盛着雪白玉带,那是师傅用漓江水揉醒的米粉团,最后拉成一条条银河般的丝绦。学生时期,读白先勇《花桥荣记》时,总要反刍书页里那碗桂林米粉。

在台北工作二十多年,只吃过辣汤的桂林米粉。中年时才到南宁与桂林吃到干捞粉。据说卤水是灵魂,桂皮、草果、小茴香、八角等多种香料在砂锅里煮成琥珀色,淋在雪白米粉上,配上倔强的花生米、棕绿的酸豆角、苍翠的葱花、蜷成金边云朵的锅烧,便晕开叠彩山的层层叠叠。而被我误以为的卵石原来是把黄豆,如撒落的星子,让这碗米粉在我的手机

滤镜下熠熠发亮。最后一勺辣椒油,泼到米粉上,酸辣鲜香在舌尖余弥漫。

干捞米粉是彩墨画,汤粉却是我心中的独秀峰。桂林人吃粉不叫吃,要说“嗦”,嗦一口桂林米粉,香嫩滑溜直窜喉头。在酒店里嗦到家汤的粉,泛着奶白色的汤头,仿佛晨雾从象鼻山脚跃进我的汤勺。袁枚说:桂林山水奇八九,独秀峰尤冠其首。我说中国粉面奇八九,桂林米粉尤冠其首。嗦一碗桂林米粉,独秀峰笑了,嗦两碗,叠彩山鼓掌,明天我想再嗦一碗,象鼻山应该也要手舞足蹈了。

回程前随意问起酒店柜台的美女,白先勇笔下的花桥荣记米粉店,心中也盘旋着应该是属于花桥上的一段遗址或是记忆吧!

不料她说万达广场和歌剧院皆有花桥荣记,卖的是著名的马肉米粉。外甥刷了一下视频,惊呼真是高雅的装潢,只能演绎新世纪的花桥荣记!距离回程的高铁启程时间也不够再优闲地嗦一碗桂林米粉,扼腕归程才忆及大学情怀,我也似乎只能将白先勇笔下的桂林乡愁腌进酸豆角罐中了!

当夕阳给漓江披上鲑鱼红,我期待着下一次的桂林之游,这碗我期待的马肉米粉,也许下一次不会在桂林吃到。因为我和外甥从台湾迁移到湖北黄冈再到安徽安庆,已经在内地定居了六年,在上海、武汉、黄冈、安庆、南京都已先暖过自己的胃。但会有那么一天,我会重温韩愈笔下的“江作青罗带”,会重返桂林看曾经错过的七星骆驼山,会走进新花桥荣记嗦马肉米粉,再嗦进整座桂林城的温润。

上了高铁,我闭上眼,依稀还看见榕湖的夜色落在粉汤里,我的瓷碗也盛着一勺桂林烟雨,半勺桂花香半勺米粉香。

秋郎

李凤仙

秋郎的歌声沉郁,像深秋的水漫过石阶,一波三折地淌进耳朵里。我忽然明白,这位大姐为什么唤它“郎”了——那声音里确实有几分缠绵,几缕回环,不似夏日知了那般决绝利落。

我们是在山海关外听见它的。那日风已经凉了,撩着衣襟往骨子里钻,可道旁的柳竟还在飞絮,白蒙蒙地飘着,像一场不合时宜的雪。大姐忽然停下脚步,侧耳听了一会儿,脸上便漾开笑容:“秋郎!”

几个人都怔住了,顺着她的目光望去,除了蓊郁的树影,什么也看不见。可那歌声却愈发清晰起来,“当当——哧——”,起调时像萧管破风,尾音却收得缠绵,丝丝缕缕地化在风里。

“我们那儿管这叫秋郎,”大姐说,“夏天‘吱吱’叫的是知了,等到这时候再叫的,就是秋郎了。”她顿

了顿,又笑着补了一句:“就是‘郎有情妾有意’的那个‘郎’。”

我忽然觉得这名字真好。郎者,良人也,敦厚朴实,入了诗也不显得轻浮——“郎情妾意两厢知”,多么妥帖的句子。想来这秋郎在地下等了那么多年,一朝破土,见了天日,浴了清风,看了明月,可不就该唱一支情歌么?唱给谁听呢?也许是唱给自己听罢,唱给这终于到来的短暂光明。

第二天清早,我在亭子里做瑜伽,正把自己弯成“下犬”的模样,忽然又听见那歌声。直起身来找,便在亭外一棵海棠树上看见了它。

秋郎就伏在一根斜伸的枝上,深褐色的身子,拇指盖大小,薄薄的翅覆着,像披了件透明的小斗篷。几簇青海棠果恬静地垂在它旁边,衬着它,越发显得那颜色深

沉。它的尾巴随着歌声一耸一耸的,那么认真,那么专注,仿佛这世上除了歌唱,再没有要紧的事。

它唱得真好,唱得晓色从梨花白渐变到轻粉,唱得阳光一点一点爬过树梢,照亮了几片核桃叶,亮如琥珀。草尖上的露水悄悄地消了,像化在掌心的雪。一朵荷,就在这歌声里缓缓地开了,粉粉的,静静的,散着清逸的香。

我忽然想,这秋郎不知在地下待了多少年。三载?五载?或者更长些。那么长的黑暗里,它大约从来没想过,有一日可以这样站在枝头,对着清清爽朗的天地,唱一支属于自己的歌。而我们人呢,老天是偏爱的,给三万多个白天黑夜,可多少人能把日子过得这般坦荡,这般不管不顾地歌唱?

秋郎的歌声还在响着,节律沉稳,仿佛不知疲倦。它好像害羞了,往叶底躲了躲,只留一片薄薄的翼尖露在外面,倒真有几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意思了。

我深深吸了口气,双手缓缓举过头顶。心里那点寂静,忽然被温热打湿。